

豫

章

焚

書

第四五册



庭聞錄

巳卯冬月
于南自復廬

庭聞錄序

先中憲公居永昌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種已未歲封稿於壁中入寶台山避兵踰年返求故居滿目蓬蒿南中雜說雖行世視所失稿僅存十之一耳滇變距今四十餘載談往事者無稽之言人各一說無他地遠事久以訛傳訛故也不孝健當日趨庭所受教懼久而忘因舉所聞猶能記憶者書之於冊粗分六表錄其大概雖略而不詳然以視耳食之談竊自以爲有間惜乎逮養之秋不能珥筆致使今日欲聞其事而無從繼自今網羅軼事勒成一書誅亂賊

於旣死以報先人於地下健雖不敏不敢不任其責也

康熙五十八年歲在庚子春三月劉健

庭間錄目

卷一

乞師逐寇

卷二

鎮秦徇蜀

卷三

收滇入緬

卷四

開藩專制

卷五

稱兵滅族

卷六

雜錄備遺

附錄

平定緬甸

庭聞錄卷一

南昌 劉健 述

乞師逐寇

吳三桂字月所先世由徽州至高郵州流寓遼東因家焉父驥母祖氏祖大壽之同懷也三桂自少爲邊將勇而敢戰嘗逐一騎射之騎墮地佯死三桂下馬欲取其首騎揮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斬其首攜之歸總監高起潛三桂義父也大喜曰真我兒也上其功得優叙自此累遷至總兵鎮寧遠

吳驥字兩環以寧遠前屯中後所籍登天啟二年壬

戊科武進士累官都指揮使鎮盩遠崇禎四年遼東
巡撫邱禾嘉請城大凌河朝命遼帥祖大壽帥勁旅
護版築役八月我大清兵大至圍大凌河絕大壽
餉道邱禾嘉督總兵宋偉及驤救之二十七日戰于
長山 大清兵先突偉營營固攻不能入前鋒多死
移攻驤驤師潰南奔偉力戰至晡亦奔治敗軍罪驤
坐削職是冬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帥兵援遼
兵謀于吳橋反陷登州圍萊州固守 五年六月
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並疏請關
盩兵援萊州初九日詔總監中官高起潛督總兵金

國奇等勦賊令驥從征立功八月十九日驥從諸將
敗賊於沙河三十日又敗於白馬入登州九月初一
日圍登州十一月復驥原官金國奇卒卽以驥代之
六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遁出海外六日復大城
十八日復水城七月叙功授驥都督同知廕一子錦
衣百戶世襲 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所
至皆破畿輔大震二月初二日薊督王永吉請撤關
外四城謂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
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寧遠令吳
三桂統邊兵守山海關卽京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

夕而至也帝問閣臣陳演魏藻德等演私念上有急
故行永吉計事定而以棄地責我又奈何且揭持一
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帝諭演曰棄寧遠守闕城誠屬
下策然非得已于是復集科道九卿會議德政殿聚
訟不能決主永吉議者惟大學士范景文兵部尙書
張縉彥兵部侍郎金之後左都御史李邦華翰林學
士倪元璐吏部給事中吳麟徵爭尤力謂寧遠孤城
其勢必棄今日棄之爲棄地他日棄之爲棄人棄地
已不可棄地兼棄人更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收用委
之敵人今寇旦夕至若使來捍京師一舉兩得又疏

邊城臣不可令有懼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讀三桂
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
始以畏屍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
方張不早徙近捍禦京師何所恃乎疏再上閣中堅
執如初時吳驥爲中軍府都督羣臣請召見熟計其
宜驥備陳邊兵精銳三桂才可辦賊狀帝欲從之而
廷議不一永吉之策竟格不行及賊鋒日逼始決計
調兵三月初五日封三桂平西伯詔徙遠之衆入
援京師數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
至豐潤聞變還師山海關吳驥旣降賊三桂亦以所

部之眾西行赴降道遇家人來自京師者詰問得父
被執狀莞爾曰此脅我降耳何患復問陳姬無恙乎
陳姬名沅字圓圓吳門名妓得之戚晚田宏遇者也
色美而善歌三桂嬖之賊執驥圓圓爲僞將軍劉宗
敏所掠家人以告三桂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
何面目見人耶遂揮眾返縱掠而東

陳沅之事言者多殊陸次雲陳沅傳以奪沅者爲
李自成不知其爲宗敏也傳文雖詳考突未確其
點綴處尤多已甚之詞又有云崇禎辛巳年田宏
遇進香普陀道經蘇州購沅以歸三桂奉命出鎮

宏遇餞之出沅佐觴三桂悅之以爲請宏遇許俟
終年後果送至驤宅驤不敢受仍歸田氏而客以
報三桂時有入衛之命疾馳赴京欲乘便取沅中
途聞劉宗敏踞宏遇宅挾沅日事酣宴遂大怒出
關乞師又有云吳妓陳沅顧壽並名噪一時田宏
遇以重價市壽而沅名更高不易得會其婿以細
故得罪欲求好無以通媚百計購沅以獻宏遇善
之如初未幾宏遇卒驤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隨
驤市沅旣得驤遣送寧遠京師陷劉宗敏踞宏遇
宅聞沅壽名索之壽從優人私逸而沅先爲三桂

購去宗敏于是斬優人七而繫驥索沉驥具言送
寧遠已久宗敏不信拷掠備至二說彼此微異至
謂三桂入衛之時方欲取沉與謂沉在寧遠者皆
非也惟吳梅村圓圓曲爲得其真當日梅村詩出
三桂大慙厚賄求毀板梅村不許三桂雖橫卒無
如何也

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返也命僞相牛金星假驥書
招之曰爾以皇命特簡得專闖任非有累戰功也不
過謂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以誘致英士此
管子所以行賞罰之令而漢高見韓彭則予重任之

類也今爾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
無批吭搗虛之謀復無形格勢禁之力事勢已失天
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命在須臾嗚呼識時務者可
以知所變計也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伍子
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揣之爲子胥難爲
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啣璧負鍤舁棺及今早
降不失通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
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旣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
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僇辱身名俱喪臣子均
失不亦大可慟哉語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

爾殆有疑于括也降將唐通亦遺書招之三桂不答
上書于父略曰桂以父廕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
夜厲志冀得一當以酬主眷屬邊警方亟寧遠爲國
門戶淪陷幾盡桂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
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
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
巍萬雉何至一二日便至失墮使桂捲甲赴闕事已
後期悲恨何極側聞主上宴駕臣民僂辱不勝毗裂
猶憶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槌一擊誓不
俱生不得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桂亦縞素號慟伏

劍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
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
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爲母罪人陵苞二親並著英烈
我父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旣不能爲忠臣兒
安能爲孝子乎桂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
置父鼎俎傍以誘之桂不顧也傳檄遠近討賊復仇
招集潰散及唐通降兵約二萬人以眾寡不敵爲慮
有進乞師策者遂遣副將郭雲龍楊坤孫文煥請兵
於大清時和碩睿親王湯鷺泰行九稱攝政王西征師次
翁後得三桂請大喜許諾四月十三日自成命牛金

星居守自率劉宗敏等以精兵數十萬東擊三桂并
 挾永王定王及吳驥以行十八日賊兵犯關城圍之
 數匝關東二里許有羅城外拒賊慮三桂東遁出二
 萬騎從關西一片石轉東夾攻關外城三桂堅壁拒
 守遣人趣 大清援兵睿王兼程進命英王蟒蛇蟒
 行將萬騎為左翼由西水關入豫王阿吉奇行將萬
 騎為右翼由東水關入自以大兵隨後繼使宿將祖
 大壽帥精甲駐秋喜嶺高張旂幟為聲援三桂選死
 士五百人突圍出謁睿王情詞懇切聲與淚俱一軍
 為之動容三桂即壁中薙髮與睿王鑽刀定盟而返

二十一日開關出戰敗之賊分道並進會日暮乃罷
二十二日復戰賊知邊兵勁成敗待此一決驅其眾
死鬪三桂悉銳而出無不以一當十殺傷過半賊恃
其眾鼓勇迭進挾二王于廟岡立馬觀戰賊眾我寡
三面受敵我兵東西馳突賊眾亦左縈而右拂之陣
數十交圍開復合自成按轡岡上見有騎兵出三桂
旁突陣而入者自成麾後軍益進或曰彼騎兵非關
盭兵必滿洲兵也宜避之騎兵銳甚所至莫當自成
策馬走諸賊畏令嚴未敢退忽塵開見辮而甲者咸
驚呼曰滿兵來矣拉然崩潰是日戰初合滿兵蓄銳

不發苦戰至日昃三桂軍幾不支滿兵乃分左右翼
鼓勇而前以逸擊勞遂大克捷陣斬賊大帥十五人
殺賊兵數萬奪軍資無筭自成潰敗奔至永平使降
臣張若麟詣三桂軍議和明日三桂追至永平又敗
之自成殺吳驥於永平城西二十里范家莊二十六
日狼狽近都門盡戮吳氏家屬三十四口尸諸王於
二條胡同二十七日宵遁二十九日餘黨焚宮殿及
各城門樓出阜城門西奔五月初一日京城爲大行
發喪設位都城隍廟諸商人合資爲吳氏發喪遺屍
悉以厚襯殮之是日輦下喧傳三桂從賊中奪太子

以入入卽太子嗣立延頸以待而三桂兵至榆河睿
王檄其追賊請人都不許乃于道中命人求陳沆而
自從蘆溝橋逐賊而西初二日過琉璃河追及慶都
又敗之又及于正定自成暫駐玉皇閣方具食聞三
桂追至不食而走逐北至固關班師是月初七日

國朝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

移兵部咨爲查取應敘官員事准貴部咨前事內
開凡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前關門對壘有功各據
實詳開送部以憑覆敘等因准此勘得本年四月
內逆闖馬步數十萬長驅窺關本藩忠義激昂誓

不與賊俱生父母身家舉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聯絡幸遠鎮文武官兵同心僇力倡之于前而關門各將士並能協和鼓勵應之於後四月二十一二兩日戰者守者均矢肝腦塗地之心用能摧堅破壘淨掃妖氣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勛勞原非淺鮮今貴部移咨覆敘本藩轉行確察據各鎮協冊報前來謹備冊咨送內如總兵何進忠捐軀突陣血功特懋應與格外酬異此外如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叅將孫文煥効力最多並應優異敘陞又如監紀同知童遠行陳全國

摧鋒借箸以文吏而兼武弁之勞其功更難泯滅
業經揭送內院轉送吏部擬與優加京銜在案茲
特再爲拈出用邀破格陞賞之聖恩又查游擊魯
澄副將陳時登夏登仕胡亮保關禦寇宣力並著
而登仕胡亮當關門撫道投賊求生之時獨能同
仇戰守忠義可嘉且四弁智勇兼資俱屬有用之
材今均置空閒之地更覺可惜天造草昧需人孔
亟查缺優補亦以酬前勳後之道也統祈貴部立
予優酬擢用施行

又咨爲敘功事准貴部咨開云云等因准此照得

我國家應天順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間率土來王
已成車書一統之治揆厥始基實肇造于關門之
一戰而慶都之追勦觸暑星馳摧鋒陷陣亦不可
泯之勞勛本藩謬荷天恩已叨王爵矣願一時同
心僇力共成其功者查遼鎮文武將吏諸生千有
餘員其間有同謀歸命者有遠請王師者有當先
迎駕者有陷陣先登者有効死守堞者又有以一
人而兼數勞者雖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歸命投
誠以宣力于朝廷策勛於開朔則一也計功行賞
均宜叨沐榮褒第念寵襲殊恩不敢多冒前本藩

就文武將吏中拔其功績之尤著者造冊先咨貴
部用邀不次之賞其稍遜于此者正在另冊咨請
此皆本藩特疏奏明奉有速與酌議之諭旨前咨
內預行拈出在案今復准貴部移咨欲本藩分別
同謀先迎與戰守各款項具初其難其慎不僭不
濫之至意查當日同謀歸命又兼督戰守者則同
知童達行也前冊另款開列矣又遠請王師兼任
戰守者則副將楊坤郭雲龍孫文煥也前冊亦另
款開列矣此外冊開之總兵副將叅游都守等二
百四十八員同知叅謀三員則皆順天歸命先登

血戰應居首功者也至云某年月日某地戰守此
在攝政王目擊亦貴部之所心悉本藩不敢贅陳
瑣屑若夫各官之職銜文武大小本藩一照各官
歷題實銜分別開列間有部冊不符者亦係本藩
劄加蓋當日明祚斬絕本藩總統兩鎮值人心皇
皇靡定之秋其與本藩同肝膽而歸順 清朝捨
性命而捍禦逆闖倘非動以望外之功名萬不能
有濟今追溯成功之機全賴此著本藩又不得不
申說明白仰邀同仁之視也總之關門慶都之役
人人用命戰係實戰功係實功旣開國首功又與

尋常戰守之功大有分別破格陞襲賞一勸百關
係重大貴部必能見及于此矣除續敘有功各官
應加流銜者另冊敘送外今再備造文武清冊二
本擬合咨覆爲此合咨貴部請照事理宜賜題覆
應與優陞世襲撰給敕書者卽與世襲敕書文職
應超等擢用者卽與轉咨吏部超等擢用施行

庭聞錄卷一終

庭聞錄卷二

南昌 劉健 述

鎮秦徇蜀

順治二年三桂帥師入陝西由西安駐漢中 三年
流賊張獻忠踞四川西充縣日逞殺僇將士人人自
危其下劉進忠導我師擊之肅王豪格射獻忠中其
乳墜馬死其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
收敗卒奔重慶 四年可望等自綦江奔遵義三桂
偕肅王入川分兵徇地下重慶及遵義可望等由黔
入滇賊眾雖走川中兵四起最强如楊展王祥李占

春余大海袁韜武大定曾公子等各有眾數萬擁兵聚餉互相聯絡我師亦以川中殘破北還順慶三桂仍駐漢中五年大同鎮總兵姜瓖反兵勢甚盛西連榆林寧夏甘肅三總兵同時並起全秦震動榆林兵南下西安時秦督孟喬芳年未三十請師漢中三桂倍道赴援不旬日而至西安屯營南教場喬芳託疾不出見厚犒師三桂笑曰疑我矣夜半拔營北行與榆林兵遇於蒲城遲明合戰殺傷相當日午三桂率鐵騎數百冒矢石摧鋒陷陣榆林兵敗走三桂急追之不數日至城下又急攻數日而拔屠其城榆林

大姓尤杜种皆世將也殺僂殆盡得士大夫所與瓌
等往來書按誅者又數十家楊展等始相睦後有隙
日治兵相攻孫可望旣入滇盡收雲貴之眾勢復大
震窺川陝 六年袁韜武大定殺楊展 七年可望
使白文選攻遵義拔之王祥又聲殺楊展之罪使劉
文秀王自奇擊袁韜武大定擒之 八年可望使盧
名臣取涪州李占春余大海拒戰敗績遂來歸可望
留兵守川西 九年二月三桂偕定西將軍墨勒蝦
自漢中發兵分東西兩路入川屯川南時御史郝浴
巡按四川三桂挾王爵驕恣部下尤淫殺不法浴性

嚴正三桂忌之輒禁止沿途塘報浴疏言臣忝爲朝廷耳目而墜過若此安用臣爲三桂益銜之四月孫可望使劉文秀白文選張先壁寇四川十月大敗劉文秀於保寧初三桂取敘州都統白含貞取重慶含貞及總兵白廣生被擒文秀犯敘州三桂以其勢盛不敢戰比戰圍三桂于陣中數匝都統楊坤力戰救免三桂奔綿州文秀乘勝由嘉定直犯成都追三桂於保寧至梓潼劍閣總兵嚴自明回軍力戰先擊張先壁先壁敗退入文秀軍袁韜武大定亦退軍軍亂遂大敗奔潰

庭聞錄卷三

南昌 劉健 述

收滇入緬

順治十五年春三桂請南征初張獻忠死餘黨推孫可望爲長受約束獨李定國常與之抗可望惡其倔強常以事故杖之百定國恨甚定國字一人綏德州義讓里棘鍼人爲人勇幹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動取世俗所傳三國志演義時時爲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謂公趾曰孔明何

敢望關張伯約之所爲不敢不勉自是益與可望左
壬辰歲入廣西不復稟命可望遣馮雙鯉襲之定國
覆其軍乙未歲定國攻廣東新會爲南平王尙可喜
所敗走南寧時永歷在安隆可望患定國之入安隆
也遣關有才等以精甲四萬拒之田州定國襲破有
才收其兵丙申歲至安隆奉永曆入雲南丁酉可望
大舉擊定國其部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等密
與定國約陣而不戰俾定國全力擊中軍以故可望
舉軍皆沒定國使劉文秀追可望文秀縱之可望得
旋貴州走湖南詣經略洪承疇投降入都封義王具

言雲南可取狀三桂欲自以爲功上疏曰孫李治兵相攻今可望投誠歸化變亂之際人心未定大兵宜速進貴州此卞莊刺虎之時也疏上報可乃分兵三路中路經略洪承疇信郡王鐸尼由湖廣入東路征南將軍趙布太固山線國安由廣西入西路三桂由四川入二月二十五日三桂發兵漢中府三月初四日至合州四月初三日至重慶二十五日至三坡紅關石臺關將軍劉鎮國踞險設伏以守敗之晦日克遵義獲糧三萬餘石招降郭李愛等得兵五千有奇象一五月十一日入貴州時貴州飢糧餉不繼士馬

疲困還軍息鋒十七日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流
水得象二馬五百有奇六月望水西宣慰司安坤藹
州宣慰司奢保受降二十三日興寧伯王興將軍總
兵劉董才王劉蒼王明池朱守全友臣朱尙文張伏
成楊士誠李友才張宏羅志奇李貞虎周永福馬成
德等以七千餘人降時白文選率文安伯竇名望荆
江伯張光翠將軍鄒自貴張國用王安趙得勝王汝
霖塔新策高應鳳劉之復總兵周名望高正魁潘正
龍陳發秦斗金王有德鄒先祚高世傑張斗霖黃之
宮陳勇武國用王國勛等以兵四萬守七星關文選

令王興等還駐舊營於是興等來歸七月三桂還遵
義督師大學士文安之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亨譚詣
譚宏譚仁等一十六營以水師襲重慶三桂還禦之
白文選以三桂之還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
十月大兵三路俱集戒期入滇李定國以西路已有
白文選乃令祁三昇出東路壁鷄公之背而自出東
路扼黃草壩十一月初十日三桂自遵義進兵白文
選保七星關十二月三桂敗白文選於七星關地險
峻前臨麻哈江兩岸石壁陡峭中僅一小橋以濟其
南岸石城木柵徧排巨炮積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

可攻乃由水路西至西溪河得捷徑初二日至以烈
凌晨渡關下流至天生橋抄出文選背文選驚潰追
至烏撒降兵千餘獲象六馬寶守可渡河文選敗走
馬寶亦與俱奔李定國軍盤江泗城土官岑繼祿導
大兵入定國回軍拒戰敗績祁三昇亦奔定國等奉
永曆西走 十六年正月初三日三桂入滇城信郡
王鐸尼將軍趙布太會師二月初三日三桂發羅次
西追初九日至鎮南州初十日敗總兵王國勛於普
棚山擒十一人獲馬四十四匹李定國之奔也以白文
選斷後文選度不支率張光翠等西走十三日距玉

龍關二十里我師追及擒呂三貴獲鞏昌玉印一孔
雀尾織銷金龍織各一象三馬一百四十五日自
永平疾趨至鍊索橋橋爲文選所斷明日爲筏以渡
十七日渡瀾滄江十八日至永昌二十一日過潞江
江水彌且多瘴氣越江二十里爲磨盤山

一應高黎貢本高崙岡之僞也高四百里躡而陟
巔可望崑崙視星宿海大僅丈許宛如在山下者
然

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騎定國思三桂累勝窮追必
不戒立柵數重設伏其間以竇名望爲初伏高文貴

爲二伏王璽爲三伏令曰俟敵至三伏山巔舉炮首
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三桂逐北數百里無一
夫守以爲定國去遠渡江上山隊伍散亂將入伏中
降官盧桂生以有伏告而前驅已入二伏三桂急退
以精甲蹂伏兵名望不得已出戰二伏亦趨下應之
戰于山間短刀肉薄固山額真沙里布等數人俱陣
亡竇名望王璽亦戰死

竇名望蘄水人短小勁悍每臨陣輒飲酒數升去
兜鍪而出是日戰酣謂人曰我姓竇而山名磨盤
天下有豆入磨而不腐者乎今日是我死日也復

飲酒免胄而出手刃百餘人乃死

定國坐山巔聞信炮失序驚駭忽飛炮落其前擊土塊滿面乃奔時伏兵僅六千人我兵上山者已萬二千餘及搜伏兵矢炮兩發伏兵不得號不敢發死於林箐中者三之二號發而起僅二千人而我兵上山殺僇盡絕二十三日三桂西追二十四日至騰越二十五日過南甸至孟村

距騰越一百二十里有關曰朝天中原地盡于此懲磨盤山之敗不復追二十六日定國走銅壁關永歷先行入緬與定國相失定國遂收餘兵走孟定三

月李定國聞白文選在木邦移兵與會率廣國公賀九儀等入緬迎永歷時在阿瓦舊城阿瓦新舊兩城中隔一江相去七八里攻其城外城已破緬爲乞降而陰調兵修守具文選不能攻乃返仍駐木邦定國移猛緬金騰道張應井來歸以原官用總兵曹延生來歸改瀾滄兵備三桂還駐姚安以王在極爲金滄守道盧桂生爲大理府知府倪巽生爲姚安知府米總爲順寧知府閏三月十八日延長伯米養恩總兵龍海副將吳宗秀以三千人自嘉定出建昌詣羅次軍前降又建昌德安侯狄口三品將軍艾承業張

明志丁有才總兵陳萬保執慶王馮雙鯉以兵二千人來降四月十一日副將孫崇雅游擊陳報國郭之芳張玉葉世先張應虎以兵二千餘人自南甸來降十六日降將王安王汝霖黃之寶叛走建昌三桂返滇城五月十六日敘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與將軍塔新策李貴焦宏曹賀天雲曹福德單泰徵以眾四千三百三十七人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自瀾滄江外來降又漢陽王馬進忠子自德來降二十八日公安伯李如栢宜川伯高啟龍總兵劉鎮國都督僉事王朝欽各以眾二千餘人馬三千匹自麗江邊外

來降六月奏留西洋大炮以滇中初闢窺伺猶多請
留炮以備不虞懷仁侯吳子聖孟津伯魏勇襲永昌
執張應井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
萬致元王敬韓天福王朝興曠世宰胡九鼎以眾四
千一百十五人來降又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尙
書龔夔兵部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少卿劉泌
兵科都給事胡顯降七月元江土知府那嵩謀反嵩
字維嶽元江土司之族屬世掌他郎寨土司絕嗣嵩
殺其族之長老末龍遂襲知元江府性淫侈好兵遣
嵩侵緬之普洱遂踞其地永歷入緬又欲平緬甸爲

一省有不測可爲卻步計文安侯馬吉翔壘之不果
永厯加嵩巡撫以其子燾襲知府加其弟嵩佐明將
軍嶧懷明將軍黔國公沐天波又以次子忠亮贊嵩
之女嵩感激誓以身許至是與燾等定計舉事招留
總兵孫應斗賴世勛陰約降將高應鳳朱養恩及石
屏總兵許名臣土官龍贊揚及迤東土司八月初七
日將軍都督楊國明以眾千餘降二十一日朱養恩
叛走二十四日揚武伯廖魚以兵六百馬一百五十
匹降九月那嵩反高應鳳許名臣殺石屏知州奔元
江嵩遂舉兵初十日發兵攻石屏時提督張勇駐臨

安距石屏僅七十里名臣患其來援僞爲三桂檄召
勇赴昆明勇欲往而名臣怨家發其事合篆文果小
異遂止不行二十一日三桂發昆明二十六日至曲
江驛名臣與龍贊揚奔元江二十八日將軍揚武劉
啟明以官九十兵三千八百九十六名馬二千二百
象四自騰越邊外來降十月朔三桂至石屏那嵩遣
朱養恩屯兵老武山爲外援又設伏大竹箐以待石
屏土官龍世榮知其謀導大兵別取道荆竹林繞出
伏兵後初九日至元江壁於江東我兵勢甚養恩不
敢援十二日夜嵩出兵劫營鏖戰而退遂掘濠立木

城困之又造浮橋過水路二十一日總兵馬秉忠出
西門搏戰二十八日懷仁侯吳子聖以兵六百十四
名馬二百五十七匹降十一月初四日攻元江不克
初五日嵩出兵戰於城下初六日攻城東北破之初
三桂使降將楊威立城下說嵩令獻高應鳳許名臣
許仍故爵士名臣請自縛出就死嵩不可曰吾三人
共事豈以生死易心乎積薪樓下雜以硝磺引火物
以死自矢三桂射書江干令兵民縛嵩出降否且屠
城嵩亦射書至城外備列三桂入關以來罪狀且署
其舊衙曰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開拆三桂大怒奮力

急攻城破嵩自北門馳歸與妻妾登樓舉火自焚那
燾沐忠亮亦各赴其室自焚那擘許名臣許世勛許
甲貴俱自殺生擒高應鳳孫應斗周長統馬秉忠四
人嵩之初反也應鳳請約李定國兵至永昌三桂往
禦然後糾合迤東土司以襲其後則三桂腹背受敵
而滇城可得也嵩不從及嵩遣人報定國定國方與
景線構兵跌足嘆曰何不稍待耶蓋怪其早也 經
略洪承疇東還三桂請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
一日無事也三桂頓首受教十七年正月三桂受總
管命鎮雲南上疏乞沐氏舊莊

二月二十日奏曰臣三桂請進緬奉旨一則曰若
勢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則曰斟酌而行臣竊以
爲逆渠李定國挾永歷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
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軍費益
繁睿慮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維藩職守謂何忍
以此貽憂君父顧臣向請暫停進緬者蓋謂南服
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食不充事多牽繫在
當日內重而外輕也乃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
土司徧地動搖仗我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蓄
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人心稍覺貼然

然逆渠在邊終爲隱禍在今日內緩而外急也臣
恭承上諭一則曰若勢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
務必籌畫斟酌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
粗疎言無可採惟是再三籌斟竊以爲邊孽不殄
實有三患二難臣請畢陳其說夫永厯在緬而僞
王李定國白文選僞公侯賀九儀祁三昇等分駐
三宣六慰孟艮一帶藉永厯以惑眾心倘不乘此
天威震赫之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
定脚跟整敗亡之眾窺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
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迭擾無休此其患在

門戶也土司反復無定惟利是趨有如我兵不動
逆黨假承厯以號召內外諸蠻餌以高爵重祿萬
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動遍地烽起此其患
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
革心承厯在緬于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
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
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有
銀到滇召買不一而足民室苦於懸磬市中米價
日增公私交困措餉之難如此也凡召買糧草民
間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納歲歲輸將民力盡用

官糧耕作半荒于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
之難又如此也臣徹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
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
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蘇息民力
稍可寬舒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
於此謂臣言可採敕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擬今歲
八月間同固山額貞卓羅統兵到邊養馬待霜降
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卽
須旋師還境但自省城邊上一路糧草應於雲南
設法支給又在邊上養馬必得四五十日儘力喂

養圓膘須供得兩月路程方可行動出邊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糧臣通計大兵緣旂兵投誠兵土司猱獯兵及四項苦特勒約共十萬餘口以在邊養馬出邊捐糧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約該米七萬餘石此內如投誠官兵與隨帶人口先于安插之日已給月米節次題明又經戶部撥給官兵十六年餉銀在案今應一例隨軍支給糧餉其餘緣旂苦特勒原不支糧今出兵遠征官兵必帶苦特勒隨往邊外無糧何以養活應于出邊之日爲始將苦特勒照例給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

有土司猥獩目兵原未食糧餉應于調到之日照例給米并酌給鹽菜銀兩與所帶苦特勒一例給米以勵其行回日方行停支此兩項雖算在十萬口之內但原非食糧之數米係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糧又在到邊七萬石之外此蓋就出邊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馬匹仍須牧放積下一月口糧在邊接濟大約前後共得十萬石此項糧米不敢外請發銀專待戶部原議撥給雲南十六年買米銀兩并十七年俸餉豆草銀兩催解到滇臣分發邊上召買以備支給另行開銷外至於滿漢

約共有馬六萬餘匹作喂養五十日算以米豆大
麥三色兼搭每馬日得倉升八升共該二十四萬
石若以今市價論需銀無數如穀熟收之日市價
稍平臣大約酌量米豆大麥各價不等多少率筭
每斗約作八九分該銀二十餘萬兩又馬日支草
二束共該六百萬束若以今日市價論每束該七
八分一錢不等需銀甚多俟秋成後臣鼓勵土民
召買每束量給草價腳銀二三分約該銀十七八
萬兩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三十萬餘兩乃可
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

又請給印劄邊外土司收爲我用又請錄用拔誠將
官總兵十員以馬寶李如壁高起龍劉之復塔新策
王會劉偁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等充之遊擊十員以
曹福德蔡得春劉國泰王然羅思忠韓天福王朝興
張善張從仁鄧望功等充之守備十員以賈文學顧
進陞余應俸高明何祥圖鄭啟明孫志高江瓊田可
久馬之貞等充之 那崙自普洱遣子那杰那烈來
降 西番大寶法王因構訟被逐移居麗江中甸遣
喇嘛由滇通求入貢四月十八日岷藩朱企鏞明宗
皇親武靖侯王國璽兵部侍郎尹三聘編修劉蒞尙

寶楊祖幹知府范春鰲自邊外詣騰越來降降將楊
武獻皇太后金寶一武靖侯銀印一鎮北將軍鍍金
印一定夷將軍銀印一晉藩親軍右翼衛銀印一兵
部銅印一貴州布政司銅印一寶司銅印一兵仗局
銀印一協將關防二神寶監銅印一五月初五日咸
陽侯祁三昇率魏勇之子君重及總兵王有功等以
眾七千九百三十一人馬一千三百四十六匹象三
隻來降六月十六日李定國杖殺賀九義九義初守
南寧大兵入滇歸路斷絕遂由南寧走元江出邊外
偕定國駐孟良其家在雲南三桂使其僕李登雲招

之事洩定國斬登雲杖九義百四十次日死

九月既望三桂疏曰楊武原守倒水經臣戰敗至

滇祗領殘兵二百奔逃邊外因潰亂之際兵多無

統楊武攬歸部下又李定國下廣昌高文貴染瘴

身死楊武盡收其兵共有三千餘人挈之投降要

住騰越乃自降以後專行殺僇同降將官藉故誅

鋤利其妻財不勝暴戾欲撤赴內地恐其心疑欲

分其兵勢又必生變騰越偏處三宣舉足卽入逆

黨未可法取唯以羈縻而已今用援剿後鎮

此處疑有

脫文

九月初五日李定國焚孟良營趨景邁景線會白文
選初六日賀九義部將何起龍楊朝欽等六人以眾
七百三十八人馬一百二十一匹來降初八日李定
國約白文選分兵兩路入緬定國由右文選由左期
以冬會於洞武十一月初一日李定國由潞江趨洞
武進瑞羊岳大敗緬兵進屯洞怕村白文選亦進屯
象腿十一月太白經天 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緬酋
莽達喇乞援

二十四日三桂疏曰緬酋乞兵救援願送永曆一
節使在去年冬其功可成乃今春深百草萌動非

行兵之時雖機會甚佳而時序已過未便用兵惟

是緬人以此爲詞丐求救援若不徇其所請緬或

能自守李白遠逃將來責緬不送永歷則緬必以

請援不至爲詞何以答之臣反復計算緬求不應

固爲不可應之以實尤爲不可惟有用術而已欲

遠發兵馬必不濟事惟將永昌大理防邊兵就近

裹糧出邊大張旂鼓號作先鋒僅至隴川干岸地

方而止不時差放撥馬到緬境蠻江上促令緬人

備船稱臣統兵繼至虛張聲勢所謂應之以術也

麻乃麻衣土司龍吉兆龍吉佐謀反伏法是月太白

經天二月李定國大敗緬兵緬之阿瓦城甚高大城
外二江大曰蘭鳩小曰南噶喇環城三面皆水惟一
面通陸自白文選旋師後并鑿之引水爲湖留堤三
道置水城其上距城四里定國使前驅楊成叩水城下諭
送出永歷不聽又使靳統武諭之終不聽於水城之
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有間木城兵前又立一城出
兵駐守口步步前趨漸逼定國營乃以夷目邊牙鮮
邊牙裸爲大將大發兵出戰前隊皆象中有花象善
突陣爲羣象先定國視戰地富象來處有石橋橋下
水深恐不測象將及橋自持長刀迎之象鼻捲定國

定國躍起避之隨其鼻入砍之象鼻方反捲迎刃鼻
斷負痛反奔羣象俱奔定國與文選鼓噪擊之陣斬
邊牙裸殺緬兵以萬計三月朔北勝邊外達嚨喇嘛
干都台吉以雲南平定遣使鄧幾墨勒根賚方物及
西番蒙古譯文四通入賀求於北勝州互市茶馬三
梓以聞部議北勝州無開市之例但滇省新闢時事
不同請敕該藩酌議三桂奏馬市原在陝西西寧從
無雲南北勝州開市之例但北勝州乃雲南北徼其
外接壤西番又其外卽爲蒙古所產馬匹與西寧邊
外相等明畫疆界以守彼此不通設防多係步卒不

用番馬互市未開故會典不載今皇上威宣中外統馭萬邦蒙古西番悉爲臣僕有干都台吉及達喇喇嘛感皇上推誠之恩特以互市爲請此遠人向風宸衷之所嘉許非往者可比况今滇中需馬每年請給部單遣官遠赴西寧購買滇秦相去數千里必經年累月跋涉之勞蕩芟之費殊非易易假令近邊無馬遠市于秦亦不得已今旣願通市臣愚以爲允開之便上可其奏部議會典所載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晒一籠運至茶司官商中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查市馬則例戶部給引與茶馬五司五司招商發引產茶

地方採買茶商到司半貯茶庫以備易馬半聽商人
自賣並不動用公帑今北勝開市其需用茶觔或本
省採買或別省採買應否照西寧例請敕該藩酌議
三桂又上言北勝不通江道遠省商買必不願來至
本省普洱地方產茶不多別省採買則肩挑背負跋
涉萬山爲數有限難以比照西寧亦不能告領戶部
茶引或令商人於雲南驛鹽道領票往普洱或川湖
產茶地方採買赴北勝互市官爲盤驗聽與番人交
易每兩稅課銀三分如貿易虧損番人者許互市官
解處若夾帶私茶及私買馬匹者國有成憲奏上俞

允准行

二十六日防守大理永昌副都統何進忠馬寧沈應
時班師入邊是月楊武殺將軍高龍總兵周名望等
八人于騰越四月初八日張琦等伏誅琦昆明人孫
可望時爲餘慶知縣家滇城南門外道人梅阿四自
言能煉神火鬼火指木成林化水爲江金刀變一成
十之術琦惑之三月中遂同諸生尹士鑣及阿四弟
子繆士鴻等以膽黃敕書調各土司兵又以沐天波
子忠顯書約寧州土官祿昌賢期以四月十二日夜
半舉事昌賢首報皆磔市惟忠顯以家人潘高明自

認免死十二日李定國遣靳統武造舟於馬得狼江
遣彭應伯造舟于井角定國時駐碎賽雍爲浮橋于
南噶喇江游騎時至緬木城外五月初八日李定國
遣將軍王天才副將涂繼泰丁仲柳以兵三百人守
江橋十八日又遣長寧伯雷朝聖副將黃朝用高三
允以五百人往馬得狼造舟調靳統武還是日定國
以舟師十六艘與緬戰於蘭鳩江覆五舟仍返洞怕
村二十二日緬酋爲其弟莽猛白所殺而自立晦日
丁仲柳斷所守橋以眾一百六十八人馬十三匹來
歸十二日副將黃朝用等焚所造舟二十七艘以眾

三百四十二人馬四十一匹象一來降朝用謀殺雷

朝聖朝聖走免七月十九日緬酋盡殺永歷從臣八

月十八日李定國以糧竭約白文選移營洞武二十

三日同次漢門坎或言于文選以定國不可與居以

賀九義事戒之文選心動遂引兵而北二十四日三

桂與白爾黑圖愛星阿

信卽艾

分布滿漢兵入緬以前

鎮馬寧右鎮王輔臣爲總統總兵馬寶高啟隆塔新

策王永祥王會馬惟興吳子聖由姚關鎮康孟定進

沈應時祁三昇由南甸隴川猛卯進十一月二十八

日三桂出邊至騰越宋賽遣人諭緬以出邊之故令

獻出永歷卽撤兵十一月十二日至木邦伏兵擒白
 文選部兵馮國恩國恩願為嚮導十五日至木邦兼
 程進十八日至錫波江初白文選之與李國定異趨
 也還錫波江為浮橋以渡偵知大兵入緬遂斷浮橋
 趨茶山三桂恐文選至木邦以襲其後遣馬寧祁三
 昇馬惟興沈應時馬寶高啟隆分道追之二十五日
 馬寧追及于猛養距錫波江
八百餘里文選以眾一萬一千七
 百四十九人馬三千二百六十四匹象十二隻降十二
 月朔三桂至舊晚坡緬相錫真約我兵往迎永歷

錫真持貝葉緬文納款譯其文有愿送永歷出城

但求退兵札錫坡等語蓋恐大兵襲其城也

次日遣高得捷官國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往又遣吳國貴率兵二百人爲繼漏下二鼓緬獻永厯并太后馬氏后王氏太子慈烜公主及宮女十四人太監七人又華亭侯王惟恭之妻妾子女十人文武官妻女百餘人是日日昃緬給永厯曰晉王李定國至矣今送帝出就晉王軍縛竹椅爲肩輿舁永厯入舟及岸水淺舟膠高得捷負以登岸永厯問其名曰臣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永厯曰平西王吳三桂也今來此乎遂默然初三日永厯至舊晚坡初十日三桂

擁永懋班師康熙元年正月李定國自景線移營猛
勇二月初五日三桂還至騰越

尋奏曰提督張永報稱李定國兵馬五六千在景
線砍竹木搭浮橋過江此通南掌走交趾之路臣
思定國若從車里出普洱元江邊界走交岡則調
兵迎頭截殺若由老撾走交趾則去邊甚遠此時
邊外瘴生非復用兵之日未宜勞師遠涉以期難
必之功惟有用間招攜以重賞土人賈諭招安又
行間計使之相疑云

三月十二日李定國自猛勇移營欲就糧猛心十三

日三桂擁永曆還滇城

永曆儀觀甚偉還滇居四十日冠馬鬃瓦楞帽衣
純絹大袖袍束黃絲帶舉止有度有甲士往觀端
坐不動亦不問其姓名甲士歎曰此真皇帝也出
聚眾謀反事洩死

四月二十五日三桂殺永曆于滇城篦子坡內大臣
愛星阿議送永曆入都三桂謂道遠恐有不虞愛星
阿曰然則如何三桂曰駢首愛星阿以爲不可安南
將軍卓羅厲聲曰一死而已彼亦曾爲君全其首領
可也三桂乃命楊坤夏國相進帛時日在禺中風霾

突地屋瓦俱飛霹靂三震大雨傾注空中有黑氣如
龍蜿蜒而逝太子及惟恭子皆縊翼日送太后入都
五月奏加雲南鹽課銀十萬九千六十三兩二十二
日遣白文選入都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國歿定國自
九龍江走景線至車里之猛腊欲由交岡走交趾入
廣東聞永曆訃遂哀憤成疾死

始初葬地至今寸草不生夷人過必拜而後去後
改葬順天府蘆溝橋西胡家港

七月二十七日將軍馬思良副將胡順都督王道亨
以兵二千餘人自思茅來降

思良爲李定國表弟因定國托孤於靳統武統武專權思良不平遂降

統武亦旋死十月議賞緬酋三桂奏罷之十一月李定國子嗣興率長監伯雷朝聖等自慢法來降又劉文秀子震率總兵谷友等自猛窪來降

庭聞錄卷三終

庭聞錄卷四

南昌 劉健 述

開藩專制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
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
熊曰他日永歷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
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爲者三桂不得已
具疏上之快快不懌 三年永西土酋安坤謀反
順治十五年坤旣歸命至康熙元年有常金印者自
云開平王後自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寧倪生

龍丁調鼎李化龍等至阿堵牛場言海上已立新君
國號平順晉王李定國尙在諭令起兵坤聚眾數萬
以叔安如鼎爲總統通貴州土司羅大順等約取雲
南坤師張默之妻父皮熊

皮熊本江西羅聯芳也爵匡國公爲孫可望所敗
遂祝髮水西可卜河

亦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給散劄付總兵沈應時獲
進才以報三桂督雲貴兵兩路進討三月初一日自
率滇師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歸宗直入果勇令
總兵劉之復駐兵大方遏其衝檄貴州提督李本深

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屯糧三岔河
期首尾夾攻而檄貴州進兵文誤書六歸爲陸廣於
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陸廣鎮西
以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
絕外援不至永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夷勢益
張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偵黔營虛實爲本深所
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爲鄉導鼓勇進兵副將白世
彥手斬夷目以罵于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旣斬夷
眾遂潰總兵李如璧亦率精兵直入兩路始合爲一
旣敗之于阿作峒又敗之于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

紅巖峒坤率其妻子奔弄箐由烏撒至烏蒙烏蒙不
納坤遣漢托曾經賫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
擒坤于大方之杓箐十月又擒皮熊于烏撒時皮熊
年已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皮熊絕食十五
日而死是年吳應熊給假省父四月至滇十月還都
有錢邦芑者字開少丹徒人官都察院初由閩至粵
旣由粵至滇滇破祝髮鷄足山號大錯和尚應熊省
親遇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
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兒正墮其計矣
命亟釋之四年正月誅安坤及張默丁調鼎倪生龍

等水西旣平奏請建郡

疏曰竊惟南方蠻種惟滇黔最多而貴州土司獨
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
明臣王守仁辨爲傲象遺裔雖未詳孰是大都享
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寢大厯唐宋元
明之世日益以繁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部
溯稽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稟承頤
旨此于滇爲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于黔爲
盤結腹心之蠱毒也先是故明天啟年間蠻長安
邦彥構難發端困黔一載城中殺人爲食市坊壘

骨如山酋西寇馬龍志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
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終年永絕
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如
此顧當年曾謂六七省兵馬費千百萬金錢大加
勦伐先後垂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
終以叛致蠻焰滋長養成驕汰由此負尉陀王粵
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
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吠堯之犬頓生變
志謀禍封疆臣奉張天討之靈直搗老狐之窟渠
魁斯繁黨羽全芟是役也告成事于一年銷憂危

于三省良以兇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
屢代難除俟我后而功成伐暴從此南方永靖實
蒙皇上恩施拜手揚休歌咏罔替矣惟是武功已
奏京觀已土其土斯人其人盛世開疆常典設流
之制臣請得而陳之議照滇黔十郡要不過中通
一線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無多誠
以水西絕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
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
公家萬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員是向
之害黔者今且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大概也

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
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兼值草
昧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
可乎臣擬將隴勝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
府治於比喇將法戈大著木勝架勒四則溪設爲
一府治于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
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臣
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
員與其冗也寧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
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各土司今水西已平應改爲

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永寧赤畢等衛駐劄
比喇外其三府臣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
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
府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
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已成至
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
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徐爲措置容臣次第奏
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恭請廟謨俯垂鑒定俾
後世遵爲成憲遐邇奉作大經所有文武職官恭
候命下另爲題請再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

水西爲稱宜改新名用示我朝展土之烈恭懇皇
上每府賜定一名聽部臣鑄給關防印信頒發轉
給施行

三月迤東土酋寧州祿昌賢新興王耀祖嶠峨祿益
王揚祖王弄山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八
寨李成林糾合納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
儻甸葉向陽葉正昌石屏龍韜龍飛揚元江那烈路
南秦祖招陸涼資洪彌勒昂復祖維摩沈兆麟及王
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因三桂征水西未返乘
機欲由澂江廣西諸路襲雲南先分兵掠地祿昌賢

陷寧州執知州曹誠犯昆陽晉寧三泊王朔李世屏
普率李成林張長壽犯臨安秦祖耕擁開國公趙印
選彌勒龍韜龍飛揚犯石屏李世藩犯蒙自執知縣
潘訓祿益王揚祖陷嶠峨與舉人董奇馨楊細暗通
執知縣孫行慶祿昌賢復遣夷目犯河西於城外呼
舉人蘇若頌諸生蘇若頌爲內應守備嚴有義知縣
胡時翺擒斬若頌等餘酋分犯廣西維摩等處滇城
震動總督卞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分
討復嶠峨祿益等遁走擒奇馨及其父三桂亦自水
西遣趙得勝援石屏王輔臣援彌勒生擒趙印選四

月宜良竹子山賊李忠義等聚眾犯城三桂使都統
何進忠副都統高拱震總兵趙得勝三道進剿平之
王耀祖僭稱大慶元年遣姪先任王義招江外偽興
陽侯齊正總兵馬麟甲李明陽等犯易門有奸民徐
元勛楊佩遠等爲內應城陷執知縣胡邦靖靖被害
三桂將討寧州以耀祖狡黠諸酋最先剿之陣擒耀
祖其弟揚祖自嵯峨據鉢爐關堵扼滇省要道三桂
遣副都統石國柱敗揚祖自以大兵馳易門陣斬馬
麟甲李明陽遂困其城十七日復易門擒齊正王義
斬偽軍師蓋傳信及徐元勛楊佩遠等五月三桂返

雲南七月再剿迤東叛酋易門寧州嶠峨雖復李世
藩李日森仍據蒙自祿昌賢祿益依之沈應麟據維
摩龍韜入樂育與那烈龍飛揚合王朔據老寨李成
林據八寨龍元慶據枯木葉向陽葉正昌據儻甸聚
眾相結約攻滇城三桂留左都統吳應期同巡撫袁
懋功居守使副都統高得捷高拱震王屏藩總兵王
輔臣閻鎮等剿蒙自使總兵沈應時馬惟興等先討
沈應麟次進老寨堵諸酋逸後路使總兵趙得勝等
由元江落空討那烈龍飛揚三桂親率大兵與卞三
元張國柱從臨安阿迷進十七日高得捷等進師蒙

自敗李世藩葉正昌復縣城得知縣潘訓又敗李日
森于發果山八月初五日遣左燾章京胡國柱直搗
老巢敗王朔祿昌賢王朔走霧露結昌賢走入寨二
十八日三桂由王美山抵教化是月以藩下人眾食
鹽不足議每月增煮黑井鹽十二萬五千斤加課二
千兩九月十二日三桂由枯木進取牛羊龍元慶遁
依土酋儂得功遣兵追之又遁入交趾高拱震追剿
蒙自諸夷李世藩葉向陽葉正昌走大江沼李日森
走打巫白箐旋被擒吳國貴由大江沼追賊至勒古
簿擒李世藩斬葉正昌沈應麟至維摩自度不支從

法古龍城突沈應時要擊擒之十月趙得勝師至落
恐龍韜等納更山得勝掩擊斬韜擒那烈龍飛揚馬
監兵至入寨祿昌賢據龍蔭山守備儻發奪路登山
斬昌賢吳國貴王朔於霧露結馬惟興斬張長孝于
邱北李成林走交趾交人殺之迤東悉平逮沐忠顯
妻龍氏并子神保赴京初天波以長子忠顯贅石屏
土官龍世榮第三女隨世榮居又隨出降居滇城張
琦之獄詞涉忠顯忠顯知不免謂妻曰我今蹈不測
汝孕已四月善自保倘生子可無絕先人後矣令內
官滕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出以三月二十八日詐言

東岳進香逃匿昆陽州忠顯雖免死亦赴都龍氏攜
婢夏蓮偕行人莫有知者居昆陽六日走新興匿九
德兄飛熊家飛熊死又徙其弟飛豹家其年八月龍
氏生男九德等名之曰神保王耀祖反使段尙賢以
衣幣迎之及戰不利從之法冲白乃家已又令君愛
匿之滕老五家耀祖敗得其聯絡諸酋書有今沐氏
有子在事成奉以爲主之語三桂始知土酋之反爲
神保也令新興知州楊彥榕捕獲神保母子斬九德
君愛及滕老五楊滕龍磔王耀祖沈應麟于市忠顯
先在都無恙妻子至遣戍寧古塔是年作新府三桂

居劉文秀故宅以其狹小是年填萊海子之半作新
府萊海子者三桂縊永懋旣死復焚其屍揚灰之處
也 五年雲南鄉試平西藩下中式者一百六十三
名後奉 旨准三名附雲南舉人末三桂自誇藩下
子弟彬彬多文學之才主司迎合其意有口尙乳臭
未入棘院填榜署名而登賢書者初三桂入滇羽書
旁午 朝廷假以便宜不復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
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是年截其用人題補之
權遷除悉歸部選轉餉雖如故額不得仍前之多除
吏亦具疏佯謝中實怨望至部選官皆指爲外人云

六年三月奏蒙古干都台吉聚兵麗江北勝請移
兵捍禦閏四月 詔圈撥雲南府屬州縣衛所給平
西藩下兵丁口糧圈地之役百姓例應他徙開墾明
年巡撫袁懋功奏稱滇服極薄百姓極貧今一旦驅
往別境窮困顛連不可盡狀請令其佃種原田照業
主例納租免其遷移疏上報可五月奏蒙古干都台
吉遣人至北勝州乞赴滇通商六月蒙古據麗江中
甸地西番二寶法王哈馬臨清搭丁等來奔令居南
關外古城九月巡邊

疏稱蒙古移兵奪的離麗江北勝不遠另自中甸

出麗江或由永寧走北勝徧我門戶一舉足而入
堂廉我兵既少萬難捍禦若待家番壓境方議發
兵相去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於一旦乎萬
一事出意外敵人闖入邊境不惟省城動搖全滇
土司未免各懷幸亂之心一旦變從中起內外受
敵兼辦殊難計宜先發制人庶幾事當有濟今擬
留都統吳應期固守省城臣親到彼中酌形勢相
機堵剿二十八日啟行

十一月至大理

奏稱蒙古撤兵奪的分扎三道隆冬冰雪已深敵

人料不能至已分布各營官兵固守門戶臣暫旋
師十七日班師洱海

七年請以原賜沐氏莊田七百頃并入圈內七月奏
蒙古據中甸執麗江土知府木懿奏其受蒙古僞封
遷赴省城以其長子請嗣職人以爲寃 八年營新
城 九年巡撫都御史朱公國治蒞任遼東 十年
巡邊北勝鎮將趙報西番人入寇雲南自土酋平後
內地寧謐諸番部落治兵構怨不過自相仇殺初無
有犯中國心邊將生事挑衅番人游騎間至邊外亦
未嘗大舉深入也趙某輩阿三桂意妄報邊警三桂

挾封疆以重張皇邊事自負萬里長城鎮將欺督撫
三桂欺 朝廷懷藏弓烹狗之慮深市權固位之念
重勞王師傷財所不顧矣 十一年先中憲公以東
鹿知縣擢雲南府同知十一月蒞任新任官知縣以
上例謁王府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百計羅致
令投身藩下蓄爲私人先中憲受事三日後循例入
謁侍便坐細問家世履歷已而默然目屬先公不轉
瞬顧謂胡國柱曰科目中有此一人大奇命具飲饌
坐踰二十刻乃出明日國柱代王報謁隨遣客道意
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耶咨愕然問故先公曰

己亥年廷試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掩耳走當容
來時袖出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
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
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
胡國柱

先公未至滇馮某等已先以才品告三桂故禮待
優異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先公嘗言滇中有三
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
爲人師

冬、至後三日雷電雨雹風雪一時兼作西北方天門

開中有以馬紛紛格戰之狀 十二月按察使李公

興元蒞

遼東人

十二年正月奉

旨平西藩下逃人俱

歸有司審理章京不得干預平西勛莊碁布管莊員
役盡屬豺狼殺人奪貨毫無畏忌訟牒命盜兩案甲
兵居其大半有司不敢問又勒平民爲餘丁不從則
曰是我逃人也誘人稱負責重息稍有毫髮負亦以
逃人誣之有司俱不敢問中丞朱公欲大振作而屬
吏因循不之應新任臬司李公素以風力自持部檄
旣下稔先公強項屬爲審事官凡甲兵有罪輒論如
法不少貸平民判使歸農者數百人三月初五日北

門城樓東脊鴟吻中出白烟高五丈濶四尺察之乃
蛟也以泥塗乃絕是時物異最多西寺塔頂銅鳳有
聲呼叫數日不止斷其首方已又來一異鳥展翼方
丈餘三桂遣排鎗手擊殺之狀貌怪異博物者不能
知其名又羅次縣山素無野獸登牧忽見羣羊數百
徧散嶺谷啣者奔者卧者各自爲偶縣人怪之上山
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見七月初三日疏請撤兵

三桂專制滇中十有四載位尊權重收召人才樹
立黨羽命吏不爲用者輒厄去之凌虐諸土司草
薙禽獮陽居拓地之功而陰擅其利諸水陸要衝

徧置私人權斂市貨潛積硝磺諸禁物詭稱邊警
要挾軍需以示餉不可裁日練士馬利器械雲南
十鎮大帥及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川總兵吳之茂
陝西提督王輔臣輩皆舊部將爲之腹心應熊尙
主京師朝事大小飛騎報聞久益跋扈所爲多不
法 朝廷患尾大稍示裁抑仍不自責輒生怨望
三月十二日平南王尙可喜請還遼東許之三桂不
自安亦具疏僞請 天子知其奸 溫旨答之曰王
自歸誠以來克竭忠盡僇力行問功績茂著鎮守巖
疆宣威歲久覽奏撤兵安插恭謹可嘉今雲南已經

底定藩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兵二部確議以聞部議三桂及所部五十三叅領佐領兵家口應准遷移疏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一議吳三桂宣勞已久今已具疏請撤應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遷移至于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且係控禦西陲要地應遣滿洲官兵鎮守俟駐防官兵到日三桂起程一議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寧謐若將三桂遷移必須遣兵鎮守兵馬往來驛遞必致苦累且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若撥滿洲官兵鎮守必須四千少則力薄多則京城兵力又減相應仍令三桂鎮守可也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同九卿科道確議畫一會議
仍以前兩端具奏奉 旨吳三桂請撤情詞懇切著
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
如有用滿洲官兵之處該藩奏請於是兵部言三桂
所屬綠旗援剿前後左右四鎮官兵一萬二千名仍
留武定曲靖楚雄等處令督臣統轄報可三桂本挾
雲南要 旨慰留冀得世守藩封如沐氏故事永居
滇中 命下愕然氣阻其黨憤憤不平謂王功高今
又奪滇愆愆舉事三桂亦自負才武不世出地險財
富所屬親軍與兩迤諸鎮將健卒皆百戰之銳素得

其死力卽他直省平日所植黨兵起當無不從命且
開國諸宿將多先後物故無足抗顏行者遂決計反
八月十五日 欽命禮部侍郎折爾肯護理三桂移
家

詔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賴師武臣力及海宇
寧謐必振旅班師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優游頤
養賞延奕禩寵固江山誠鉅典也王夙篤忠貞克
扞猷略宣勞僇力鎮守巖疆釋朕南顧之憂厥功
茂焉但念王年齒已高師徒暴露久駐遐荒眷懷
良切近以地方底定允王所請搬移安插茲特遣

禮部侍郎折爾肯等前往宣諭朕意王其率官兵
趣裝北上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覲止君臣偕樂永
保無疆之休至一應安插事宜已飭所司籌庀周
詳王到日卽有寧字毋以爲念欽哉

九月 詔預給藩下官兵六月俸餉初七日 欽差

折爾肯至兩迤勛莊民迎於歸化寺以保留請折宗
伯曰吳王自請移家若輩何人敢云保留屬有司捕
責倡首者三桂集謀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
未久人心思舊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
願爲前驅矣方光琛曰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

至明永曆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今
以王兵力恢復明土甚易但不知成功之後果能從
赤松子游乎事勢所迫萬不能終守臣節篋子坡之
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三桂聽之悚然遂不從茂
遐策十月朔三桂鑄印其文曰天下都招討兵馬大
元帥鑄工乃清軍廳吏畢某之子也先中憲公知之
密白中丞朱公曰事急矣宜商之折宗伯會疏展期
以緩其反密請重兵速扼川西鎮遠常德等處擠之
山中使不得爲出柙虎縱有不測亦易制也中丞不
能用十一月三桂佯示行期雲南知府高顯辰

字欽思深

州人出交水爲夫馬芻糧備十八日遣騎執高公於交水

庭園錄卷四終